四庫全書

子部

册府元龜卷一百三十四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念功

夫八辟麗法周官之明訓十世猶宥左氏之格言是知帝王存忘過之德恢包荒之念度基業之綿搆知臣下之勤勞莫不疏以大封縻之好爵其或罹乎憲網屬諸吏議而能追其舊績録功恕罪責其後効屈法申恩所

以使忠者竭誠而勳臣競勸也若乃子孫席其舊德朝廷命以世封或自貽伊戚或坐招官謗而復念勳代之後哀門戶所寄或全其嗣息或復其邑封茲義士所以忘死而賢人所以發憤也

漢宣帝甘露中丙吉子嗣博陽侯顯有罪削爵為關內侯元帝時長安士伍尊上書先嘗有罪經奪免之而與士卒為伍故稱士伍其人名尊言臣少時為郡邸小吏竊見孝武皇帝曾孫遭離無辜吉仁心感動涕泣悽惻選擇復作胡組養視皇孫吉常

從臣尊日再侍卧庭上郡邸之庭也侍謂參省之也時皇孫孤弱常在襁褓故指言卧也後遣修獄之詔吉扞拒大難不避嚴刑峻法既遭大赦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守丞者守獄官之丞誰如其姓名也謂皇孫不當在獄官宜屬郡縣也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還及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顧組令留與郭徵卿竝養數月乃遣組去後少内嗇夫白吉曰食皇孫亡詔令少内掖庭主府藏之官也詔令無文無從得其廩具時吉得食米肉月以給皇孫吉即時病有病時也輒使臣尊朝夕請問

皇孫視省席蓐燥濕候伺組徵卿不得令晨夜去皇孫敖盪（去離也敖游戲也盪施也）數奏甘毳食物（奏進也毳讀與脆同）所以擁全神靈成育聖躬功德已亡量矣時豈豫知天下之福而徼其報哉（徼要也）誠其仁恩內結於心也雖介之推割肌以存君不足以比（晉公子重耳之亡也里鳬須從因盜其資而逃重耳無糧餽不能行介子推割其股肉以食重耳乃能行也）孝宣皇帝時臣上書言狀幸得下吉吉謙讓不敢自伐刪去臣辭專歸美於組徵卿組徵卿皆以受田宅賜錢吉封為博陽侯臣尊不得比組徵卿臣年

老居貧死在旦暮欲終不言恐使有功不著吉子顯坐徵文奪爵為關內侯臣愚以為宜復其爵邑以報先人功德先是顯為太僕十餘年與官屬大為姦利贓千餘萬司隸校尉昌案劾罪至不道奏請逮捕帝曰故丞相吉後有舊恩朕不忍絕免顯官奪邑四百户復後以為城門校尉

後漢光武建武十五年南郡太守劉隆坐墾田不實徵下獄其疇輩十餘人皆死帝以隆功臣特免為庶人

張純高祖父安世宣帝時封富平侯純少襲爵光武初先來詣闕故得復封後為五官中郎將有司奏列侯非宗室不宜復國光武曰張純宿衛十有餘年其勿廢更封武始侯食富平之半武始縣屬魏郡富平縣屬平原郡也

朱浮初從光武為大司馬主簿遷偏將軍破邯鄲為大將軍討定北邊建武二年復封浮為新息侯帝以浮陵轢同列每銜之惜其功能不忍加罪

魏文帝為魏王時賈逵為丞相主簿祭酒嘗坐人為罪

王曰叔向猶十世宥之况逵功德親在其身乎一無所問

明帝即位時驃騎將軍野在侯曹洪既免官削爵土洪先帝功臣時人多為觖望帝拜為將軍更封樂城侯邑千户位特進復拜驃騎將軍

丁謐父斐從太祖為典軍校尉摠攝内外謐少不肯交游但博觀書傳為人沈毅頗有才畧明帝太和中嘗家鄴借人空屋居其中而諸王亦欲借之不知謐已得直

開門入謚望見王交脚卧而起而呼其僕曰此何等人呵使去王怒其無禮還具上言明帝收謚繫鄴獄以其功臣子原出後帝聞其有父風召拜度支郎中

齊王正始中夏侯霸為討蜀護軍右將軍封博昌亭侯霸素為曹爽所厚聞爽誅自疑亡入蜀以父淵舊勲赦霸子徙樂浪郡陳留王

景元五年春鍾會為鎮西將軍伐蜀謀反誅其兄毓以四年冬先薨會竟未知聞會兄子邕隨會亦與俱死會

所養兄子毅及峻迪（勑連切）等下獄當伏誅司馬文王表天子下詔曰峻等祖父繇三祖之世極位台司佐命立勲配饗廟庭父毓歷職内外幹事有績昔楚思子文之治不滅鬬氏之祀晉錄成宣之忠用存趙氏之後以會邕之罪而絶繇毓之類吾有愍然峻迪兄弟特原有官爵者如故惟毅及邕息伏法

晉武帝泰始九年詔曰鄧艾有功勲受罪不逃刑而子孫為氓隷朕常愍之其以嫡孫朗為郎中

穆帝升平三年下詔復征虜將軍州陵縣侯毛寶本封寶守邾城石季龍將攻邾城城陷赴江溺死詔曰寶之傾敗宜在貶裁蘇峻之難致力王室今咎其過故不加贈祭之可也其後公卿言寶有重勳加死王事不宜奪爵故復本封

安帝隆安初虞嘯父為吳國內史徵補尚書未發而王廞舉兵叛以嘯父行吳興太守嘯父即入吳興應廞廞敗有司奏嘯父與廞同謀罪應斬詔以嘯父祖潭舊勳

聽以侯贖為庶人以起義軍討沈充功封零陵縣侯又以前後功進爵武昌縣侯嘯父嗣侯

桓茂遠荆州刺史冲孫也為中書令玄篡位為吏部尚書隨玄西奔玄死歸降孝武詔曰夫善著則祚遠勲彰故事殊以宣孟之忠蒙後晉國子文之德世嗣獲存故太尉冲昔藩陜西忠誠王室諸子染凶自貽罪戮念冲遺勤用悽於懷其孫宜見矜宥以奬為善可特全生命徙於新安

後魏道武以庾岳為將以功至司空岳兄子路有罪諸

父兄弟悉誅特赦岳父子

叔孫建少以智勇著稱道武之幸賀蘭部建常從左右參軍國之謀後為并州刺史以公事免守鄴城園明元即位念建前功乃以建為正直將軍相州刺史

來大千代人也父初真從道武避難北依山參翊業之功官至後將軍武原侯與在八議

穆崇代人也道武之居獨孤部崇嘗往來奉給後劉顯之謀逆也崇來告難太祖馳如賀蘭部太祖李公窟咄

之難崇甥于桓執太祖以應之告崇崇乃夜告道武道武誅桓等崇甚見寵待從平中原後爲太尉衛王儀謀逆崇豫焉道武惜其功而秘之

屈拔右僕射垣孫也垣字長生垣以破平凉功賜爵濟北公太武信任之委以大政拔襲祖爵太武追思其祖年四十爲南部大人時太武南伐擒宋將胡盛之以付拔酒醉不覺盛之逃去太武大怒命斬之將伏鑕太武愴然曰若鬼而有知長生問其子孫朕何以應之乃赦拔免

為中散大夫
文成時穆頭為征西大將軍都督諸軍西征吐谷渾坐
擊賊不進免官爵徙邊帝又以頭著勲前朝徵為内都
大官
薛真度為護南蠻校尉平南將軍文成時齊雍州刺史
曹虎許降詔真度督四將出襄陽無功而還後征赭陽
為房伯玉所敗有司奏免官爵高祖詔曰真度之罪誠
如所奏但頃與安都送款彭方開闢徐宋外捍沈攸道

成之師內寧邊境烏合之衆淮海來服功頗在茲言念厥績每用嘉美赭陽之敗何足計也宜異羣將更申後効可還其元勲之爵復除荆州刺史自餘徽號削奪進足彰忠退可明失尋除假節冠軍將軍

獻文時劉尼為司徒皇興四年車駕北征帝親誓衆而尼昏醉兵陣不整帝以其功重特恕之免官而已

長孫觀獻文時襲祖爵上黨王時異姓諸王襲爵多降為公帝以其祖道生佐命先朝故特不降

孝文時穆羆為虎牢鎮將頻以不法致罪以其勲德之胄讓而赦之羆太尉崇之後也

元麗為魏衛將軍時秦州屠各王法智與主簿名狗兒為亂麗討平之麗因平賊之勢枉掠良善七百餘人宣武嘉其功詔有司不聽追簡

劉藻文成時為征虜將軍頻破賊軍後與高聰等戰敗俱徙平州景明初宣武追錄舊功以藻為太尉司馬

楊大眼為平東將軍與中山王英同圍鍾離大眼軍城

東守淮橋屬水汛長大眼所綰統軍劉神符公孫祉兩
軍夜中爭橋奔退大眼不能禁相尋而走坐徙為營州
兵永平中宣武追其前勳起為試守中山内史
裴植為大鴻臚卿後以長子昕南叛有司處之大辟宣
武詔曰植闔門歸款子昕愚昧為人誘陷雖刑書有常
理宜矜恤可特恕其罪以表勳誠
孝莊帝即位詔復盧同本秩先是同為撫軍大將軍元
義之廢靈太后同為義所親營州城民就德興反同持

節慰勞安輯其民而還靈太后反政以同義黨除名及帝踐阼詔復本秩除都官尚書復蕪七兵以同前慰勞德與之功封章武縣開國伯食邑四百户
隋文帝揔百揆以鄭譯司揔六府事譯性姦險不親職務而賍貨狼籍帝陰疎之然以其有定策功不忍廢放陰勅官屬不得白事於譯獨坐廳事無所闗預譯懼頓首求觧職帝寛諭之接以恩禮
于顗初仕周為東廣州刺史與揔管趙文表不協抽刀

砍殺文表誣其通謀於尉遲迥及文帝受禪文表弟諳
闕稱兄無罪帝令按其事太傅竇熾等議顗當死帝以
門著勲績特原之仍為開府
宇文愷忻之弟也文帝為丞相加上開府中大夫及踐
阼誅宇文氏愷初亦在殺中以與周本别兄忻有功於國使
人馳赦之僅而得免
張威開皇中為青州揔管在州頗治產業侵擾百姓坐
廢於家後從文帝祠太山至雒陽帝謂威曰自朕之有

天下每委公以重鎮可謂推赤心矣何乃不修名行惟利是視豈直孤負朕心亦且累卿名德因問咸曰公所執笏今安在咸頓首曰臣負罪虧憲無顏復執謹藏於家帝曰可持來咸明日奉笏以見帝曰雖不遵法度功效實多朕不忘之今還公笏於是復拜雒州刺史

權武文帝時為潭州摠管晚生一子與客宴集酒酣遂擅赦所部內獄囚武以南越邊遠治從其俗務適便宜不依律令而每言當今法急官不可為帝令有司案其

事驗帝大怒命斬之武於獄中上書言其父為武元皇
帝戰於馬前以此求哀繇是除名為民

虞慶則為右僕射時突厥將內附使慶則充使安撫文
帝勑之曰我欲存立突厥彼送公馬但取三五匹攝圖
見慶則贈馬千匹又以女妻之帝以慶則勲高皆無所
問攝圖突厥主也

唐高祖武德二年三月羣臣曰義兵初至河東唯孫華
先至此之誠効不可忘也華不幸早終每用傷嘆其下

將帥宜更優之是日封華部將十人為開國侯（華先已贈忠衛大將軍）

太宗時李靖為定襄道行軍摠管擒突厥頡利可汗御史大夫溫彥博害其功譖靖軍無綱紀致令虜中奇寶散於亂兵之手帝大加責讓靖頓首謝久之帝謂曰隋將史萬歲破達頭可汗有功不賞以罪致戮朕則不然當赦公之罪錄公之勲詔加左光禄大夫賜絹千疋真食邑通前五百戶未幾帝謂靖曰前有人讒公今朕意

已悟公勿以為懷賜帛二千疋拜尚書左僕射
丘行恭為右武侯大將軍性嚴酷所在同列皆懾憚之
數坐事觧免太宗每思其功不踰時月復其官
李德謇為將作少監衛國公靖之長子庶人承乾之廢
也德謇與之交通流嶺南後太宗以靖故改徙蘇州
杜楚客為工部尚書攝魏王泰府事所在以威肅聞楚
客知太宗不悅承乾遂潛圖交構朝貴用事者至有懷
金以賂之因説魏王聰明可為嫡嗣人或以聞奏太宗

隱而不言至是覺發太宗始揚其事仍以兄有佐命之功免死廢為庶人尋授處州奉化縣令

江夏王道宗從太宗征遼攻安市城不克道宗為憲司所劾太宗曰道宗之愆理在殊死然擊破盖牟遼東二城并新城南戰竝有勲績以彼之功補此之過不可加戮也特宜捨之

高宗永徽三年十月弓月道行軍摠管梁建方副總管高德逸為御史所劾建方兵衆足以追討而逗留不進

德逸乃令市馬自取駿者帝以建方有破處密之功釋

而不問大理卿李道裕奏言德逸所取之馬筋力異常

請實中厩帝謂侍臣曰建方出總戎麾嘗愞不進德逸

違法取馬自有刑名就中不和俱合深責朕以出師命

將務在軍功凱旋之際便加黜免情所不忍所以特令

宥之道裕法官職在決斷進馬之事非其所司請以馬

送北門妄希我意深乖法官之體豈朕行事不為羣下

所知邪朕今日咎未能即黜道裕

龍朔元年冬十月辛未狩於南山布圍大順府果毅王萬興以輒先促圍集衆欲斬之帝謂侍臣曰軍令有犯罪在不赦但恐外人謂我翫好畋獵輕斷人命又以其曾從征遼有功特令放免

薛仁貴為邏娑道行軍大總管為吐蕃所敗坐除名尋而高麗餘衆相率復叛詔仁貴為雞林道總管以經畧之上元中坐事徙象州赦歸高宗思其功尋復召見謂曰往九成宮遭水無卿已為魚矣卿又北伐九姓東擊

高麗漠北遼東咸遵聲教者竝卿之力也卿雖有過豈
可相忘有人言卿烏海城下故不擊賊致使失利朕所
恨之唯此事耳今西邊不靜瓜沙路絕卿豈可高枕鄉
邑不為朕指撝邪於是起授瓜州長史
玄宗先天初劉幽求為右僕射以太平公主將謀逆亂
乃與右羽林郎將軍張暐請以羽林兵誅之暐洩其謀
睿宗下幽求等詔獄乃流幽求於封州歲餘太平公主
等伏誅其日詔徵復官爵曰劉幽求風雲感玄川嶽萃

靈學綜九流文窮三變義以臨事精能貫日忠以成謀用若投水茂勲立艱難之際嘉話盈啓沃之初存謙直以不回為姦邪之所忌釁萌頗露譖端潛發元宰見逐讒人孔多既殄羣凶方宣大化期問政於經始載登賢於夢卜可依舊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知軍國重事監修國史上柱國

開元七年崔日用為常州刺史羌降田賦特下制曰唐元之際逆黨構兇崔日用當時潛謀其事及於戡翦實

豫元謀功既居多不宜減封是年轉并州長史

十年三月制曰漳州懷恩縣尉員外置鍾紹京夙負藝能早申誠節録其殊効賜以崇班未答恩私自掐瑕累雷雨作解品物惟新言念舊勞稍加甄叙可郴州别駕

肅宗至德二年九月河東兵馬節度馬承光奉詔發河東兵馬屯於渭北而馮翊太守王鳳佚執曻見沮軍不發承光斬之詔責不上聞使使劾之有上言稱承光有大功賊陷潼關承光収河東逆賊崔乾祐攻安邑承光

引兵收陜郡解安邑圍走崔乾祐皆承光之功合得免死帝優詔免之

代宗廣德元年十二月宦官程元振先得罪放歸田里潛詣京師館於所昵司農卿陳景銓之第將圖進取京兆府擒獲以聞二年春正月御史臺以元振獄狀聞元振配秦州百姓景銓貶為新州新興縣尉同正元振既行帝念其舊勲矜以遐裔特恩許江陵府安置

德宗建中三年五月壬午詔曰故尚父子儀有大勲力保乂於皇家嘗以山河爲誓琢之金石其可忘也家前時與人爲市以子儀殁後或被誣搆欲論奪之有司無得爲理子儀既薨其女壻太僕卿趙縱少府少監李洞有光禄少卿王宰貶官相屬其子曖所尚昇平公主又以坐事幽於南宫曖亦絶其出入郭氏大震恐姦人幸其危懼多論取奪其田宅奴婢郭氏懼不敢與爭帝聞故有是詔

是年徐帥李洧卒高承宗以為洧將軍人悅之請以為帥洧弟淡先為團練副使頗凶險耻居承宗下乃密使人言於李納請分兵擊徐州淡居中為應其使路出於滕因令說滕將翟濟同叛濟表奏之詔以濟兼沂州刺史召淡至京師以其兄洧有功特赦不罪

興元元年十月中書門下奏李晟廵邊欲至涇州田希鑒潛伏兵馬謀害統帥李晟察其姦計令以伏辜原其情狀合坐宗族頃以朱泚窮蹙奔竄涇原希鑒去逆歸

順閉門不納恐須録其前効特全後嗣其妻王氏并男
太子通事舎人華左金吾倉曹參軍葦折衝蔿折衝萱
等并請免死差綱遞送嶺南分付杜佑令配諸州從之
貞元元年八月己卯詔曰朕聞自昔哲王以道化下不
竭物以充欲不勞人以樹威億兆之心戴若父母兵革
不試四方來同苟昧於德綏務以力勝士旅疲耗蒸黎
困窮幸以成功豈云有補李懐光出自戎伍頗著忠勞
拔於等倫授以旌鉞誓師河朔奔難奉天秉心匪懈自

底不類怙衆貪亂附姦脇君朕用再遷幾危宗社洎股肱宣力賊泚就誅率土之人咸懐奮擊朕獨排羣議未忍加兵復其官封志期全貸昏迷不反悖慢逾彰殘害使臣侵敗王畧上帝悔禍元臣叶謀克集茂勲以夷大難良以誠信未著撫御失宜至使功臣陷於誅戮謂之寇敵能不愧心然以懐光一家在法無捨念其昔居將相嘗寄腹心罪雖挂於刑書功巳藏於王府以干紀之跡固合殲身以赴難之身所宜有後務從寛宥俾洽幽

明宜以懐光男一人為嗣賜庄宅各一所仍還懐光首
及屍任其收葬其懐光妻子孫在室女等并遞送澧州
委李皐逐便安置使得存立其出嫁女及諸親戚等竝
宜釋放
是月華州節度駱元光專殺徐庭光元光累有功慮諫
官論其專殺先令宰相諭諫官勿論
三年十一月癸亥以神策軍大將軍莫仁擢為左驍衛
上將軍丁卯以河東兵馬使兼御史大夫張元芝為神

策軍大將軍已巳詔奉天定難功臣左神策將軍兼御史大夫武陵郡王孟日華於洪州安置仍賜絹百匹充家口路糧至彼委本道都團練使給十人衣糧以時存問初仁擢出官日華自謂代之既授張元芝日華忿於衆曰吾於國有功且久次當遷今以大將軍授元芝吾寧貶黜不能事也朝廷用人失序何以致理大詬拂衣而出監軍竇文場大怒列狀請誅帝念其功故但黜謫之

七年十月詔曰郭晞男鋼在法叛亡已上道者斬父母妻子皆有連坐朕以先尚父翼戴肆勤安固邦國不忍以子忘其先勞今茲原之俾復其位其諸不坐皆釋放初鋼之走吐蕃吐蕃疑之不納置於河柢沿流以歸杜希全得之以聞召至京是日賜自盡

穆宗長慶二年十二月勑贈工部尚書田穎夙彰忠勇累効勲勤方議奬能遽聞棄代永言嗟悼湏有優矜宜賜絹布一百五十疋端度支逐便支給仍令所在州縣

傳遞送至許州委李光顔官給葬事其男克素侍過卒哭亦委本道量與軍中職事收管驅使顔前為李光顔部將淮西之役累有勝捷其後王師征討顔常在戰陣以忠勇著聞及汴州平策勲拜宋州刺史人皆謂顔宜受方任會以疾卒

敬宗寶歴二年正月御史臺奏右賛善大夫李方現把笏擊損内園品官李重實款狀明具勑李方現不自謹身有此喧競假如品官凌忽只合具實奏聞輙肆狂疎

恣行毆擊傷人見血理在難容但以父有勤勞身叨宗屬特從輕典粗以繩違宜量罰兩月俸

文宗太和四年前豐州刺史亢天德軍使渾鐬坐贓七年千餘貫貶袁州司馬帝以咸寧王勳烈特異故特命有司俯從輕文至五年春以鐬守袁王傅賜紫金魚袋以父太師忠勳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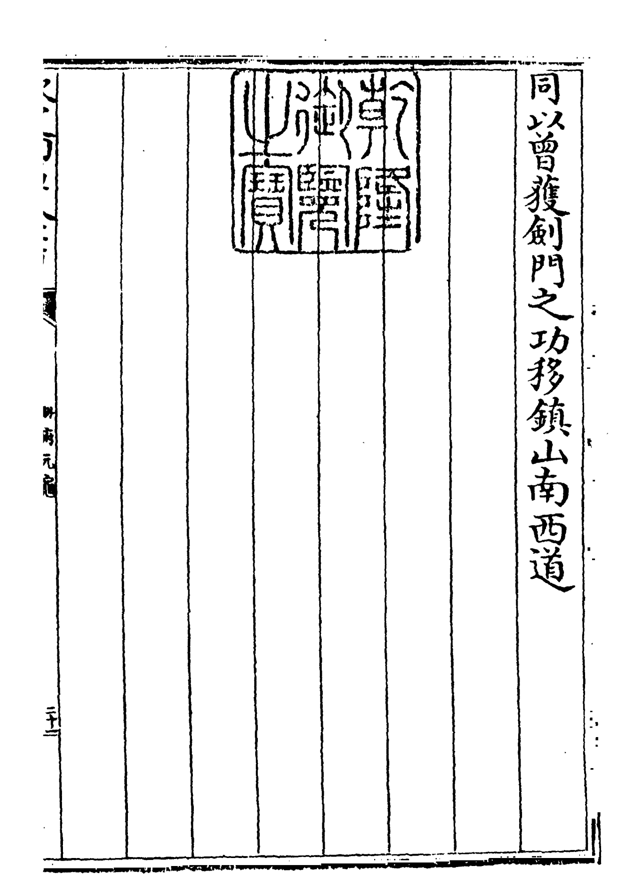
五年春盧龍軍節度觀察等使李載義為其部下楊志誠所逐因入覲帝以載義有平滄景之功又能恭順朝旨冊拜太保同平章事其年改山南西道節度觀察等

使兼興元尹

後唐明宗長興四年八月顧謂侍臣曰前洋師陳臯稱病其乞致仕信乎對曰實然帝因愴然改容良久曰陳臯昔為健兒從吾征伐㩲戈擐甲氣吞豺狼今衰落如此浮生壯健都幾何時哉咄嗟久之因令孟漢瓊往勞問

王思同當明宗朝伐蜀之役為先鋒指揮使思同恃勇先入劔門大軍未相繼復為董璋兵逐出之及班師思

同以曾獲劍門之功移鎮山南西道



冊府元龜卷一百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一百三十五至七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煥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校對官中書臣李　荃

謄錄監生臣楊其梓

謄錄進士臣唐　爔

冊府元龜卷一百三十五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慤征役　好邊功

慤征役

昔軒轅氏撫萬民度四方天下有不順者從而征之則征役之興有自來矣然而王者致治貴於無為聖人用兵蓋不得已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一物失所則若

納之於隍況乎蒙霜露冒鋒鏑行有攻戰之苦居有徭戍之勤而可不愍之者哉是以歷代帝王下蠲復之詔降賑給之命存者待以爵賞沒者歛以衣衾故曰悅以使民民忘其死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詩之東山所繇作也今之紀者非唯乘塞守邊飛芻輓粟之謂凡干力役第而次之

周文王為西伯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殷王之命其屬為將帥將戍役禦西戎及北狄之難以守

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詩曰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柔始生也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饑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漢高祖為漢王四年八月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歛轉送其家四方歸心焉

八年十一月令士卒從軍死者為槥槥音衛小棺也今謂之櫝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初為槥櫝至縣更給衣及棺備其葬具耳祠以少牢長吏親葬

九年三月行如雒陽令吏卒從軍至平城及其守城邑者（平城左右諸城能堅守也）皆復終身勿事

武帝建元元年秋七月詔曰衛士轉置送迎二萬人（鄭氏曰去故置新常二萬人）其省萬人

元光六年冬詔曰夷狄無義所從來久間者匈奴數寇邊境故遣將撫師古者治兵振旅因遭虜之方入將吏新會上下未輯代郡將軍敖鴈門將軍廣所任不肖校尉又背義妄行棄軍而北少吏犯禁用兵之法不勤不

教將帥之過也教令宣明不能盡力士卒之罪也將軍已下廷尉使理正之而又加法於士卒三者竝行非仁聖之心朕閔衆庶陷害欲刷恥改行復奉正義厥路亡繇無繇也其赦鴈門代郡軍士不循法者

元狩三年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半

宣帝五鳳元年夏赦徒作杜陵者

元帝初元三年六月詔曰惟烝庶之饑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不急之事故云非業恐非所以

佐陰陽之道也其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百官各省費

成帝永始元年七月詔曰將作大匠萬年（解萬年也）言昌陵三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尚未加功天下虛耗百姓罷勞（罷讀曰疲）客土疏惡（取他處土以增高為客土）終不可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惟思也）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天下無有動搖之心

後漢質帝永嘉元年五月詔曰兵役連年死亡流離或

支骸不歛或停棺莫收朕甚愍焉昔文王葬枯骨人賴其德今遣使者案行若無家屬及貧無資者隨宜賜卹以慰孤魂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詔曰比起陵塋彌歷時歲力役既廣徒隷尤勤頃雨澤不沾密雲復散儻或在兹其令徒作陵者減刑咎

魏太祖為漢丞相以建安七年令曰吾起義兵為天下除暴亂舊土人民死喪畧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

吾悽愴傷懷其舉義兵已來將士絕無後者求其親戚以後之授土田官給耕牛置學師以教之為存者立廟使祀其先人䰟而有靈吾百年之後何恨哉

十四年令曰自頃已來軍數征行或遇疫氣吏死士亡不歸家室怨曠百姓流離而仁者豈樂之哉不得已也其令死者家無基業不能自存者縣官勿絕廩長吏存恤撫循以稱吾意

文帝初為魏王漢延康元年下令曰諸將征伐士卒死

亡者或未收斂吾甚哀之其告郡國給槥櫝殯斂送致其家官為設祭

齊王嗣位詔諸所興作宮室之役皆以遺詔罷之

齊王正始七年八月詔曰吾乃當以十九日親祀而昨出已見治道得雨當復更治徒棄功夫每念百姓力少役多夙夜存心道路但當期於通利聞乃撾箠老小務崇修飾疲困流離以至哀嘆吾豈安乘此而行致馨德於宗廟邪自今以後明申勑之

高貴鄉公正元二年八月蜀將姜維寇狄道九月姜維退還詔曰朕以寡德不能式遏寇虐乃令蜀賊陸梁邊陲洮西之戰至取負敗將士死亡計以千數或沒命戰場冤魂不反或牽掣虜手流離異域吾深痛愍為之悼心其令所在郡典農及安撫夷二護軍各部大吏慰其門戶無差賦役一年其力戰死事者皆如舊科勿有所漏

十一月詔曰往者洮西之戰將吏士民或臨陣戰亡或

沉溺洮水骸骨不收棄於原野吾甚痛之其告征西安西將軍各令部人於戰處及水次鈎求屍喪收歛藏埋以慰存亡

晉武帝太康元年五月庚午詔諸士卒年六十罷歸于家

惠帝永安元年十二月詔曰自頃戎車屢征勞費人力供御之物皆減三分之二户調田租三分減一蠲除苛政愛人務本清通之後當還京師

成帝咸康二年三月旱詔免所旱郡縣役

孝武帝太元四年三月詔凡諸役費自非軍國事要皆宜停省以固時務

後魏孝文延興三年二月太上皇帝至自北討死王事者復其家又詔畿内民從役死事者郡縣為迎喪給以葬費又詔醴陽被掠之兵有得還者賜絹二十匹南部尚書公孫邃奏為貴賤等級帝稱善

太和六年二月詔曰蕭道成逆亂江淮戎旗頻舉七州

之民既有征軍之勞深乖輕徭之義朕甚愍之其復常調三年

八年五月己卯詔賑賜河南七州戍兵

十七年十二月詔隱恤軍士死亡疾病務令優洽

十九年二月南伐齊幸八公山路中雨甚詔去蓋見軍士病者親急恤之八月詔諸徒兵從征被傷者皆聽還本處

宣武正始四年十二月詔兵士征硤石者復租賦一年

孝明熙平元年七月詔兵士鍾離沒落者復一房田租三年

二年五月詔曰楊州硤石荆山新淮鄭城兵士戰沒者追給歛財復一房五年若無妻復其家一人二年身被三瘡賞一階雖一瘡而四體廢落者亦同此賞

孝莊永安二年二月朔詔諸禁衛之官從戎有功及傷痍者赴選先叙

出帝永熙三年六月詔曰頃年已來天步時阻干戈不

戢荆棘斯生或殉節感恩奮不顧命或臨戎對敵赴難如歸身首横分體骨不斂勲誠靡錄榮贈莫加寤寐矜之良有嗟悼可普告内外咸許言列若無親近聽故友陳之尚書簡實隨狀科贈庶慰寃魂少申惻隠

後周明帝武成元年六月詔曰潁川從我是曰元勲無忘父城實起王業文考屬天地草昧造化權輿拯彼横流興兹頽運頼英賢盡力文武同心翼賛大功克隆帝業而披堅執鋭櫛風沐雨永言疇昔良用憮然至若功

成名遂建國剖符予惟休也其有致死王事妻子無歸者朕甚傷之凡是從先王向夏州從來見在及薨亡者竝量賜錢帛稱朕意焉

武帝平齊之役見軍士有跣而行者帝親脱鞾以賜之每宴會將士必自執盃勸酒或手付賜物

建德元年三月詔曰民亦勞止則星動於天作事不時則石言於國故知為政欲靜在寧民為治欲安在息役興起無度徵發不已加以頻歲師旅農畝廢業去秋災

蝗年穀不登民有散亡家空杼軸朕每旦恭已夕惕兢懷自今正調以外無妄有發庶時假俗阜稱朕意焉

隋文帝開皇元年九月詔戰亡之家遣使賑給仍令使者就家勞問

六年八月詔大象已來死事之家咸令賑恤

煬帝大業四年九月詔免長城役者一年租賦

八年二月詔曰朕觀風燕裔問罪遼濵文武叶力爪牙思奮莫不執銳勤王捨家從役罕蓄倉廩之資兼損播

殖之務朕所以夕惕愀然慮其匱乏雖復素飽之衆情在亡私悦使之人宜從其厚諸行從一品以下佽飛募人以上家口郡縣宜數存問若有糧食乏少皆宜賑給或雖有田疇貧弱不能自耕種可於多丁富室勸課相助使之居者有斂積之豐行役無顧後之慮

十年二月詔曰竭力王役致身戎事咸繇狥義莫匪勤誠委命草澤棄骸原野興言念之每懷愍惻往年出軍問罪將届遼濱廟筭勝畧具有進止而楊諒悖凶罔識

成敗高頻愎狠本無智謀臨三軍猶兒戯視人命如草芥不遵成規坐貽撓退遂令死亡者衆不及埋藏今宜遣使人分道收葬設祭於遼西郡立道場一所恩加泉壤庶弭窮魂之寃澤及枯骨用弘仁者之恵

唐高祖武徳三年六月以沁州被圍一載忠勤可嘉乃以絹三千疋頒賜將士

八年八月令民部尚書皇甫無逸於并州設祭戰亡將士

太宗貞觀十年十月征遼廻次營州詔遼東道戰亡人骸骨並集柳城東南有司設太牢以祭之太宗臨哭盡哀從臣無不流淚御製祭文曰夫忠烈盡世往賢明軌忘身殉國先哲良規惟爾等心苞鐵石志烈風霜勇氣雄圖衝冠裂眥懷忠立節重義輕生奮劒提戈摧城陷陣冒鋒刃而不顧赴湯火而如歸殞命戰場殘形冦壘膏潤原鉞身喪名存搖落寒關遂非生入蒼茫雷野無復餘蹤涉出塞之前途掩靈櫬而反骨歌陽春之往路

黷長夜之歸䰟山川宛其不殊存亡颯焉非昔然而身者今之所重名者後之所貴身乃常有而愚夫怯焉功則難立惟烈士成焉若以一生之短期收千載之令譽此聖賢之操也豈直忠勇者乎所以按轡停輿撫膺一慟嘉乃誠節痛爾遺靈酒俎既陳䰟其斯享

十五年十一月贈戰亡將士官三轉聽授一子遞其尸櫃還鄉棺斂而葬焉

十九年三月征遼輿駕在定州將士每到者遣於定州

北門過太宗御城樓撫慰之明告賞罰優勞甚至悉踊躍歌呼足蹈手舞有從卒一人病不能進太宗召至御牀親加撫慰付州縣廩療之是以將士莫不欣然願從其役有不預征名而請以私裝從軍者動以千計皆云不願受國家官賞乞於高麗城下効一旦之命詔皆不許其人心齊一自古出師命將未之有也七月詔以征遼從行及遼東平壤二道軍人戰死者各加四級聽一子承襲分遣使人就家弔祭又詔從軍死亡之徒恐致

湮沒埋人之處宜立標榜軍迴之日各令將還幷給棺以葬焉

二十二年二月制渡遼有功之徒未授勲班而犯罪者與成官同優之也六月令陜州刺史孫伏伽與河南太子詹事張行成於河北渭州親見父老存撫百姓從軍之家州縣為之營農

高宗龍朔中左武衛大將軍鄭仁泰等討鐵勒無功遣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為鐵勒道安撫使左衛將軍

姜恪為副以輯其餘衆其兵士道死者令所在差軍收瘞之仍蠲免其家

睿宗唐隆元年六月即位詔諸道征鎮人家令州縣簡校

玄宗開元二年六月詔曰吐蕃小寇僻處大荒先朝外撫許其内屬結以和戎之好優以外臣之禮野心易動朝奬遄忘不度德以量力敢窺邊而犯塞薛納等擁旌為將按節持兵驅之逐之指期殄滅使苞桑莫繫破竹

無遺實賴宗廟之靈無資將士之力比來酬叙多歷歲年命賞踰時有乖勸善已令紫微舍人倪若水就軍叙錄即有處分

五年五月詔曰王者制五服綏四方申畫郊畿慎固封守是乃選徒興役禦寇備邊欽若前載率繇兹道朕以薄德紹膺丕運奉天明命為人父母永隔綏養夢寐以之每念征戍良可矜者其有涉河渡磧冒險乘危多歷年所遠辭親愛壯齡應募華首未歸眷此勞止期於折

衷但磧西諸鎮道阻且長數有替易難於煩擾其鎮兵宜以四年為限散之州縣務取富户丁多差遣後量免户納雜科稅其諸軍鎮兵近日逓加年限者各依舊以三年二年為限仍竝不得延留其情願留鎮者即稍加賜物得代願往聽今後行為貴勞逸且均公私咸適宜布遐邇識朕意焉

九年二月詔諸府衛士役重人微既每征行又常番上言念艱辛更無是過不稍優矜何以存濟自今已後征

行及當番處衛士除公乘配手力驅事及復身以外官人輙私抽役使宜令御史金吾按察使嚴加採察

十二年九月詔曰為國之道莫不欲家給人足令行禁止而族談者苦邊疆之戍役偶語者傷戶口之凋殘且夫懷土重遷人之常性離邦去里孰無其情或委非其材或政非其要致令父不保子兄不寧弟井邑有流離之怨道路有吁嗟之聲靜言思之良可歎息是以晝分不食夜不安寢庶息彼獘政就此凉風故發使車以巡

郡縣其承前處置不便不利於人即宜當處商量隨事釐革其緣邊兵士等或遠辭鄉壤乆事戎旃饑寒而衣食不充疾病而醫藥不拯邊烽忽警將何以堪宜令使人各親勞苦其有年齒衰暮或抱癈羸弱即與軍司選擇給糧放還行人之家委州縣優卹所到宣撫稱朕意焉

十三年正月詔曰陽和布氣是物萌芽仁者用心無遺枯朽自開元元年已來諸軍兵士殞歿骸骨不歸墳壠

者宜令軍使為造棺遞送本貫委州縣府助其埋殯河曲隴外往歲戰場殂歿無歸陰雨猶哭言念於此良用惻然亦委朔方隴右河西節度使聚斂骸骨就高燥處同葬祭以酒脯髙大築墳使久遠標識又詔曰乘塞守邊義不可輟遠征久戍人亦告勞朕身處九重心在四遠因時遇物無日不思停障有行役之勤室家無杼軸之用不少優惜何以為安方春發生須急農事其諸軍長征人家單貧乏無力者宜令本管州縣勸率其家助

其營種使有秋望

十四年六月詔曰朕為人父母撫有海内以百姓為心恐一夫失所至於兵募尤令存卹去給行賜還給程糧以此優矜不合辛苦如聞比來兵募年滿者皆食不充腹衣不蔽形䭾募什物散落畧盡既不能致便流浪不歸丁壯減耗實繇於此自今已後諸鎮兵募每准額至交替時所司預檢勘兩月前奏聞當差御史分道檢察若涉欺隱委御史彈奏其有衣資盡者量以逃死兵衣

給三兩軍使得支濟如病患者遞給驢乘令及伴侶
十五年二月命中官李善才宣慰於河南河北州縣制
曰北河遭水處城旁及諸蕃投降人先令安置及州縣
被差征行人家口等去年水潦漂損田苗頻遣使人所
在巡撫兼令州縣倍加矜恤不知竝得安存與否今舊
穀既沒新麥未登丁壯既差遠行老少慮不支濟朕身
居黄屋念在蒼生每思優養無忘夢寐今故遣中使左
監門衛將軍李善才重此宣慰宜令州縣檢責有乏絕

者准例給糧俾令安堵以副朕意

十六年三月詔曰諸軍鎮行人家緣其身在征戍事須優矜比來頻有處分令州縣長官存問檢校如聞每事牽挽不異居人竟不存恤是何道理宜令所司申明前後勑嚴加處分如是侵擾委御史臺採訪奏聞

十二月詔曰邊鄙未清尚須式遏既加鎮守遂勞力役朕宵衣旰食務在安人求瘼恤隱宜從簡要如聞諸軍兵募處置多乖年滿之日逃亡甚衆自今已後各委本

道節度使及兵部侍郎裴光庭同檢校年終類會文奏使健兒長鎮何以克堪可分為五番每一年放一番洗沐遠取先年人為第一番周而復始每五年共酬勲五轉

二年四月詔曰王者經畧以正區夏武夫干城式固封域將以戢兵禁暴安國庇人朕所以選擇忠良鎮守疆埸念踐更之役有徭戍之勤備以武守示之威恵故得夷狄款附靡然順風九有晏如四方無事雖備豫之誡

不可蹔闕而鰥煢之徒思有矜憫其天下諸州鎮兵募及健兒等或年月已久頗亦辛勤或老疾尫羸或單弱貧窶或親老孤獨致闕晨昏言念於斯深用矜嘆宜委節度使及軍州簡擇有如此色一切放還咸宜精審以稱朕意

二十六年春正月親迎氣於東郊畢制曰朕每念黎甿奬於征戍親戚多别離之怨關山有往復之勤何嘗不惻隱於懷寤寐增嘆所以别遣召募以實邊軍賜其厚

賞便令長住今諸軍所召人數向足在於中夏自可罷兵既無金革之事足保農桑之業自今已後諸軍兵健並宜停遣其見鎮兵並一切放還京畿之内雜役殷繁言念劬勞豈忘優恤

二十九年詔曰諸軍行人皆遠離鄉貫扞彼疆場動即逾年言念艱勞豈忘優恤有疾病老弱不堪鬬戰者委節度揀擇放還

天寶三載正月詔曰凡在黎獻實資存恤一失生業則

流痛不歸每軫於懷深可矜愍諸色當番人應送資課者宜當郡具申尚書省勾覆如身至上處勿更抑令納資致使往來辛苦從閏二月至六月已來其當上人中有單貧老弱者委郡縣長官與所繇計會使放營農

十二月制曰諸軍行人遠爲邊扞修短之分雖有定期從役而終良深軫念其有陣亡及在軍亡歿骸骨尚未還本貫者宜令節度使給其棺櫬遞歸本鄉若家内無人付近親收瘞仍令所繇郡縣量事優恤使得濟辦

八載閏六月上尊號大赦詔曰征鎮之役其來自久雖存素備諒在變通頃者用兵盖非獲已今西戎摧殄北虜歸降南蠻東夷咸來稽顙亦可謂四海無事萬里廓清減戍息人思弘善貸其軍鎮兵非切要可均減者宜令本道節度使與所司商量處置聞奏其百姓有頻經鎮戍者已後差點之次不在取限

十載正月南郊詔曰京兆府及三輔三郡百役殷繁自今已後應差防丁屯丁宜令所繇夫出別郡

肅宗至徳二年詔陣亡將士郡縣具棺櫬瘞埋之遇傷者特加恤養

十二月詔曰陣亡人令所在郡收骸骨瘞埋具酒食致祭各與追贈其家給復二載

乾元元年四月甲寅詔曰陣亡人家竝損免户州縣隨事優恤賑給

上元二年五月詔曰百司及州縣興功力役不急之務一切竝停諸軍兵健應在行營有羸老病疾不任戰陣

者各委節度使速揀擇放還路次州縣量加濟卹諸色
畨役各令所司減省放其營農
代宗廣德二年二月南郊祀昊天上帝禮畢制曰自凶
孽亂常王室多故干戈不息今已十年軍國務繁關輔
尤劇念兹疲耗久困徵科其京城諸司諸使應配彍騎
官散官諸色丁匠募士供膳音聲人執祭齋郎問事掌
閑魚師并諸司門僕京兆府驛丁屯丁及諸色納資人
每月揔八萬四千五十八人數内宜每月共夫二千九

百四十四人仍令河東關内諸州府配不得偏出京兆府餘八萬一千一百一十四人並停所須諸衛役使宜撙節定數官給資錢不得干擾百姓又曰征人不息勤戍斯久丁壯疲獘老弱困窮光武有言頭為之白戢藏鋒刃牧養元元方靣重臣宜悉朕意

大歷七年十一月詔以淮南數州秋夏無雨揚洪宣等三州作坊徃以軍興是資戎器既屬時歲大歉慮乎人不寧居徵夫役工損費尤甚務從省約以息疲人亦宜

竝停

九年四月制曰在軍將士有刀箭所傷久嬰沉疾者戮力疆埸致身鋒刃各委所繇量給藥物厚加優賞其陣亡將士亦仰本使隨事優卹妻子各申錫賚

十二年十一月日長至帝不受朝賀以防秋將士暴在野故也

德宗建中元年六月命給事中蔣鎮弔祠涇州將士之戰亡者

三年二月既誅李惟岳下詔易定深趙常冀節觀察管內自官軍出征所有誅戮並令州縣瘞埋勿令暴露有家屬者並許收瘞

興元元年四月帝在梁州山南地偏及夏尤熱將士未給春服帝亦御裌服以視朝左右請御衫帝曰將士從我者冬服未易我豈可獨衣衫乎將士聞之無不感涕至五月諸道財賦稍至先令給將士衣服而後御衫

六月帝發興元邸七月至京師帝自發興元即路踰月

時當盛暑赫日未嘗張葢加幅左右數以為請帝曰從官將士皆以朕之故尚露首於赫曦之中朕寧以已之適而不同其寒暑也竟不從

貞元二年四月李希烈平詔曰淮西百姓等久經淪陷兼被傷痍想兹彫殘實足哀愍除供當道軍用之外宜給復二年將士之中不樂在軍願歸農業者委節度使刺史量給逃户田宅并錢借貸種糧優復終身使之存濟

三年閏五月崔漢衡副渾瑊會盟吐蕃漢衡及判官鄭叔矩皆為吐蕃所執六月辛亥詔賜崔漢衡鄭叔矩家粟布

四年正月赦書涇隴邠寧振武靈鹽銀夏官健常例之外每年加賜兩段

三月涇原節度劉昌以平涼盟會所亡歿將士骸骨在焉乃令聚而瘞之因感夢於昌有媿謝之意遂以上聞帝乃下詔深自剋責仍遣秘書少監孔述睿及中官以

御厨饌物及内造衣服數百襲令劉昌收其骸骨以歸分為大將三十人將士一百人皆棺櫘斂以衣服葬於浅水原置二塚其大將曰旌義塚將士曰懐忠塚詔翰林學士撰二塚誌文及祭文其日劉昌陳兵於葬所先設幕次具牢饌祖祭之禮昌及大將皆素服臨之焚其衣及紙錢千幅又立二堠題以塚名竪於道傍師人觀之莫不感泣

十五年四月詔應在城諸州軍及畿内諸縣鎮兼京西

步鑼并奉天行營雜職掌所繇無長行官健共五萬八千二百七十二人宜令所司每人賜粟一石

憲宗永貞元年八月詔曰諸道節度使團練經畧防禦等將士久執干戈式遏封畧勤勞王室深用嘉之㩀其優劳竝與甄錄各委本軍本使即具名銜奏聞

元和元年春正月南郊大赦天下京兆府諸司色役人各令條流簡省

十一年春正月朔不受朝賀以師在原野故也

十二年十月淮西平詔其官軍陣亡將士等審勘名銜即與褒贈其家口委本軍優賞仍五年不停衣食其將士因戰陣傷損尤宜優異至殘廢者各委本軍厚加優恤仍勿停衣糧其陷在賊中官吏將士百姓等應節義著明無辜受戮者宜令長吏致祭收葬並委節度具名跡聞奏當有褒贈仍優賞其家

穆宗長慶元年七月十八日詔應經戰陣之處所在州縣收瘞遺骸仍量事與槥櫝兼以禮致祭

敬宗以長慶四年正月即位十月賜山陵持路夫絹各二疋時蜀連雨役人饑凍頗甚至有持鍤抱篲而死者帝聞而惻然故有賜

文宗太和二年七月賜魏博行營將士裹瘡帛一千疋金瘡散一千貼便令奏事官押送本道

四年七月内庫出綾三千疋赴宥州賜修城將校

七年正月詔諸色工役非灼然交切者勒停

開成元年十月京兆尹薛元賞奏昆明池條造功畢欲

大為其防上曰時方凝沍築堤可否元賞曰正當人間

上曰王者動作必法時令不計人間遂罷之

二年五月帝御紫宸殿宰相鄭覃李石奏襄陽殷侑論

當道防秋兵請就邊上招召徐泗薛元賞請留舊防秋

兵二年帝曰殷侑所請邊上募兵恐不得其實又遷動

農者防秋既有年限元賞豈得苟留念其邊戍鄉情不

可爽及瓜之信

懿宗咸通五年五月丁酉詔邕州巴西黎舊界內昨因

蠻叛互有殺傷宜令本道收拾埋瘞量設祭酬
後唐莊宗初嗣晉王位栢鄉之役日晩戰酣突陣都將
遼州刺史安元信傷重帝自臨傅藥撫諭
同光元年十二月勅自十數年來累經戰陣殺傷暴露
有足憫嗟其德勝寨莘縣楊劉鎮通津鎮胡柳陂戰陣
之所宜令逐處差人檢收骸骨埋瘞取係省錢備酒紙
招祭以慰亡魂
明宗天成元年五月丙寅差供奉官張殷祚押夏衣一

萬副賜湖南行營將士

十月詔曰嫌疑之釁多起於蒼黃似是之名卒難於明辨應去年四月一日諸州府軍變內有詿誤身歿者並許子孫禮葬墳以兩軍對壘仍歲交鋒亡歿甚多暴露不少宜令滑濮鄆澶衛等州各據地界內應有暴露骸骨並與埋瘞

長興三年三月帝謂六軍副使石敬瑭曰神武馬軍就糧輦縣昨日雨甚何不賜油衣敬瑭對曰去京師近不

敢奏請帝曰百寮入朝至近尚須油衣縱與未必霑濕然表朕意耳十二月賜修雒水堤岸工徒每夫酒一升十夫共一羊癸丑帝幸龍門觀工徒修伊河石堰以羊酒賜役夫如雒堰例伊水中流榜夫墮水遣人拯之以錦袍賜之

四年二月乙丑勑倉門開河役夫數日春寒稍甚宜俟晴暖作役

十一月樞密使安重誨奏欲近南別開一河以導水計

功六十萬權倩京師户人帝曰勞役百姓不宜有此商量遂止

末帝清泰元年七月甲子詔鳳翔西面來往兵士或疾病傷損者留醫養俟住行李則人給千錢勒歸本處

晉高祖天福二年十二月宣遣承旨劉貞義押風藥往軍前賜中傷將校

少帝開運二年二月乙酉勑曰契丹違天背惠猾夏渝盟無名侵犯於封疆縱暴殺傷於生聚毒流數郡怒積

羣情果敢衂於漳州乃退歸於燕塞今則長驅虎旅誓
掃龍庭雪萬姓之沉寃期四方之昭泰每念契丹經過
之處邊隅陷没之人未掩殭尸何安恨魄軫傷既切恵
澤宜加其常定邢洺管界契丹經過之處枉遭殺害無
主收葬者宜令本州差大將一人所在收瘞量事祭奠
訖具事以聞

漢隱帝乾祐元年四月庚辰勑青州收瘞用兵討楊光
遠時骸骨癸卯勑三京鄴都諸道州府自契丹南下羣

盜刼傷所有被殺暴露骸骨及墳墓被發掘者並令逐處長吏據地分收拾埋瘞初契丹犯闕四郊墳墓無不發掘故有是詔

三年正月丙寅詔遣供奉官梁再筠使河中侯樞使鳳翔並為收拾用兵時城内外殺傷餓殍遺骸令瘞而祭之時已有僧收拾尸首至二十萬

周太祖廣順二年五月平慕容彦超於兖州詔諸軍將士等有歿於王事者各等第給孝繒仍以本人半分衣

糧給與本家一年有親子者官中並與收錄安排自軍使都頭已上皆與贈官九月勅兖州自逆臣盜據多有殺傷永為棊朽之仁式示掩骸之義宜令樂院使黄知筠往兖州收暴露骸骨於髙地為壙埋瘞祭奠以聞

世宗顯德元年正月赦文諸軍將士年老病患不任征行情願歸農者本軍具以名聞給憑繇放免

四月討太原迴詔昨殺戮賊軍處四面山谷間屍首絶多宜令逐處官吏差人收斂埋瘞勿令暴露

二年十一月以秦鳳平詔城下功役百姓為矢石所害致死者本戶除二稅外放免三年差徭仍賜本家孝服絹三疋其部署人夫州縣官竝與加階減選

四年二月壬戌詔諭淮南招討使李重進都監向訓廬州行府劉重進等令於淮南管內戰陣之處收其骼胔悉埋瘞之

三月詔曰自攻討壽州已來應有將士歿於王事者宜差殿直劉漢卿於壽州四面收斂其屍以官物祭奠本

家仍以優給有男者量與叙用

五年五月帝以征淮南廻降徳音云疾風勁草旣驗忠誠臨難捐軀所宜旌異應淮南行營將士歿於王事者各與贈官逐人若有親的子孫並與叙録内有中傷殘廢不任征行者等第給救接錢帛排難疆埸馬革無慙於壯志遺骸暴露牛岡有軫於深仁載循掩骼之文俾釋窮泉之恨凡經戰陣處應有暴露骸骨仰逐處州縣收拾埋瘞淮南界内逐處墳墓有曾遭發掘處委逐州

縣差人掩閉

好邊功

聖人制兵以威天下五材竝用弗可闕也然而有道之守實在於外夷好戰之危蓋存於深戒其或中區大定海内同軌乃復恃其富彊肆其材力釆彊吏之甘言信行人之詭計貪其土地利其俘獲出師命將窮兵黷武靡思餽運之苦罔念征戍之役以致百姓騷動中國罷獘損多益寡得虛喪實久而迷復何救於治哉

周穆王將征犬戎（犬一作畎）祭公謀父諫（祭畿内之國周公之後為王卿士謀父字也）曰不可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觀之兵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吾聞犬戎樹敦（樹一作豎豎立也言犬戎立惟敦篤也）率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漢武帝建元六年八月閩越王郢攻南越遣大行王恢將兵出豫章大司農韓安國出會稽擊之未至而越人

殺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粤番音鄱風讀曰諷蒙歸至長安上書曰南粤王黄屋左纛言為天子地之車服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絶難行竊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船牂牱出不意此制粤一奇也誠以漢之疆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甚易帝許之乃拜蒙以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食糧度衣重也重音直用也從巴莋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其厚賜諭以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比之于漢縣也多同侯名也

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廼且聽蒙約還報廼以爲犍爲郡發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牁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卭莋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諭皆如南夷爲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元光四年夏發巴蜀治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饟餽亦饋字饟古餉字也率十餘鍾致一石言其勞費再功重散幣於卭僰以輯之卭今卭州也僰今僰道縣也輯與集同謂安定也數歲而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

悉盡也更償也雖盡租稅不足償其功費也更音庚迺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都內京師主藏者也大司農屬官有師內令坐也）西南夷又數發兵興擊耗費亡功帝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報言其不便及弘為御史大夫時築朔方據河逐胡弘等因言西南夷為害（言通西南夷大為損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帝許之罷西夷獨置南夷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為自保就（令自保守且修成其業犍為今嘉州縣）

元朔二年春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興十餘萬人築

衛朔方（既築其城又守衛之）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數十百萬乃至百萬）府庫竝虛迺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庶人入奴婢則復終身而為郎者就增其秩也一曰入奴婢少者復終身多者得為郎舊為郎更增秩也）及入羊為郎是時主父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威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嘗發三十萬眾築此河終不可就（就成也）已而棄之朱買臣難詘弘遂置朔方本偃計也

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言使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毒音篤一名天篤則浮屠胡是也身毒國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土著謂有城郭常居不隨畜牧移徙也著音直畧切其下亦同與大夏同而卑溼暑熱其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度計也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徑直也宜猶當也從蜀面大夏其道當直天

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設施也施者以利誘令入朝以誠得而以義屬之謂不以兵革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方天子欣欣以騫言為然迺令因蜀犍為發間使四道竝出間使者求間隙而行出駹出莋出徙邛出僰皆夷名駹音龍莋村各切徙音斯僰蒲北切皆各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氐莋漢使見閉于夷也氐與莋二種也南方閉巂昆明巂昆明亦皆夷種名也巂先縈切昆明之屬無君長

善寇盜輒殺畧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滇越滇音顛滇馬出其國而蜀賈閒出物者或至焉閒出物謂私往市者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時吏士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聽其言人皆不樂去故有自謂為使者即聽而遣之予節募吏民無所從來不為限禁遠近雖家人私隸竝許應募為其備人衆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無侵盜幣物及使失指乘天子指意天子為其習之輒覆按致重罪言其串習不以為難必當敬求充使地以激怒令贖令立功以贖罪復求

使使端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盛推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相效其使皆私縣官齎物（言所齎官物竊自用之司于私者）欲賤市以私其利（所市之物得利多者不盡入官也）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漢使言于外國人人輕重不實）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令其困苦也）漢使之絕匱怨至相攻擊樓蘭姑師小國當空道（空即孔也）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時時遮擊之使者爭言外國利害（言服之則利不討則為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

是天子遣從票侯趙破奴將屬國騎謂外國屬漢者及郡兵數萬擊姑師王恢數為樓蘭所苦帝令恢佐破奴將兵破奴與輕騎七百人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暴兵威以動烏孫大宛之屬暴謂顯揚也還封破奴為浞野侯恢為浩侯於是漢列亭障至玉門關矣玉門關龍勒界而大宛諸國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光大以大鳥卵及黎軒眩人獻於漢烏卵大如汲水之甕眩讀與幻同即令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天子大悅

太初元年八月遣貳師將軍李廣利發屬國六千騎及

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浩侯王恢使道軍既西過監水當道小國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北至郁成士財有數千（財與才同）皆饑罷（罷讀曰疲）攻郁成城郁成距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左右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乃引兵而還往來二歲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十人之中二人得還）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而患饑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

往益多也天子聞之大怒使使遮玉門關曰軍有敢入斬之貳師恐因留屯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趙破奴後封浞野侯浞音士角切公卿議者皆願罷宛軍專力攻胡天子業出兵誅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善馬絶不來烏孫輪臺易苦漢使易輕也輪臺亦國名爲外國笑迺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案其罪而行罰赦囚徒扞寇盜使從軍爲斥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敦煌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負私糧食及私從者不在六萬人數中也與讀曰豫牛

十萬馬三萬匹驢槖駞以萬數齎糧兵弩甚設（設張甚具也）天下騷動轉相奉伐宛五十餘校尉宛城中無井汲城外流水於是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穴其城（空孔也從其城下水者令從也道流不迫其城也空以穴其城者圍而攻之令作孔使穿穴也下云決其水源移之又大圍其城攻之皆再叙其事也曰既徙其水不令于城下流而因其舊引水入城之孔攻而穴之）益發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立二縣以衛邊也或曰置二部都尉）而發天下七科適（適讀曰謫）及載糒給貳師（糒乾飯音備）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為執驅馬

校尉（習便也一人為執馬校尉一人為驅馬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多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輪臺不下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平行言無宛難）兵到者三萬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兵走入保其城貳師欲攻郁成城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留行謂留上軍廢其行）迺先至宛決其水源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宛貴人謀曰王毋寡匿善馬殺漢使（毋寡宛王名）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去迺力戰而死未晚也

宛貴人皆以為然共殺王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之貴人為將而勇者名煎靡也宛大恐走入中城相與謀曰漢所為攻宛以王毋寡持其頭遣人使貳師約曰漢無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我盡殺善馬康居之救又且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孰計之何從令二師熟計之而欲攻戰乎欲不攻而取馬乎是時康居候視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聞宛城中新得漢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計以為來誅首惡者毋寡頭已至於此不許則堅

守而康居侯漢兵罷來救宛破漢軍必矣（罷讀曰疲）軍吏皆以為然許宛之約宛廼出其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漢軍（下食讀曰飤）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時遇漢善者名昧蔡為宛王（昧音本末之末祭音千曷切）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城中罷而引歸

賈捐之曰武帝元狩中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粟久腐壞則色紅赤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較（計也）廼探平城之事（追計其事故言探）錄冐頓以來數為邊害厲兵馬因服民以攘服

之也（攘却）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為郡（樂音落浪音郎）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為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竝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鬬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淚流被面以入于口故言飲泣也）遥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

後魏太武神䴥二年練兵于南郊將襲蠕蠕公卿皆不願行保太后固止帝皆不聽唯太常卿崔浩贊成帝從浩計而行帝緣粟水西行過漢將竇憲故壘平城三千七百餘里分軍搜討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渡燕然山東西五千餘里南北四千里

隋煬帝大業三年令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海師何蠻言每春秋二時天清風靜東望依稀似有煙霧之氣亦不知幾千里遂與蠻俱往因到流求國言不相通

掠一人而返明年帝復令寛慰撫之流求不從取其布甲而還時倭國使來朝見之曰此夷邪乃國人所用也帝遣武賁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鎮州率兵自義安浮海擊之至高華嶼又東行二日至鼊鼊嶼又一日便至流求初稜將南方諸國人從軍有崑崙人頗解其語遣人慰諭之流求不從拒逆官軍稜擊走之進至其都頻戰皆敗焚其宮室虜其男女數千人載軍實而還自爾遂絶

五年五月吐谷渾王率衆保覆袁州帝分命將擊之六
月癸卯大升拔谷山路隘險魚貫而出風霰晦暝與後
宮相失士卒凍死者大半
八年正月親征高麗大軍集於涿郡摠管一百一十萬
三千八百號二百萬其餽運者倍之三月帝御師於遼
水四月進遼東時諸將各奉旨不敢赴機既而高麗各
城守攻之不下六月己未幸遼東責怒諸將止城西數
里御六合城七月壬寅宇文述等敗績於薩水右屯衛

將軍辛世雄死之九軍並陷一日一夜還至鴨淥水行
四百五十里初度遼九軍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東
城唯二千七百既班師敗將宇文述于仲文等除名為
民斬尚書右丞劉士龍以謝天下
九年正月徵天下兵募民為驍果集於涿郡復宇文述
等官爵又徵兵討高麗四月庚午車駕度遼壬申遣宇
文述楊義臣趣平壤六月禮部尚書楊玄感反於黎陽
遂逼東都兵部侍郎斛斯政奔於高麗帝乃班師

十年二月詔百寮議伐高麗數日無敢言者遂下詔親征三月壬子行幸涿郡四月甲午次北平七月甲子高麗遣使降因送斛斯政帝大悦遂班師初帝以天下承平日乆召募行人分使絶域諸蕃至者厚加禮賜有不恭命以兵擊之盛興屯田於玉門柳城之外課天下富實益市武馬疋直十餘萬坐而凍餒者十家而九

唐太宗貞觀十八年二月謂侍臣曰莫離之賊弑其主盡殺大臣用刑有同坑穽百姓轉死怨痛在心道路以

目夫出師弔伐須有其名因其弑君虐下取之甚易也十九年命刑部尚書張亮為平壤道行軍大摠管領將常何等率江淮嶺硤勁卒四方戰船五百艘自萊州汎海趨平壤又以特進英國公李勣為遼東道行軍大摠管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為副領將軍張仕貴等率步騎六萬趨遼東兩軍合勢太宗親御六軍以會之後張亮與高麗再戰於建安城下皆破之及道宗遣果毅都尉傅伏愛領隊兵於山頂以防敵土山自高而陊排其

城城隙會伏愛私離所部高麗百人自頹城而戰遂據有土山而塹斷之積火縈排以自守固太宗大怒斬伏愛以狥命諸將擊之三日不能克太宗以遼東倉儲無幾士卒寒凍乃詔班師

二十二年又遣右武衛大將軍薛萬徹等往青丘道伐之萬徹渡海入鴨淥水進破其泊灼俘獲甚衆太宗命江南造大船遣陜州刺史孫伏伽召募勇敢之士萊州刺史李道裕運糧及器械貯於烏湖島將欲大舉以代

高麗不果行初太宗征高麗雖有功所損亦甚謂左右曰使復有魏徵在必無此行

高宗嗣位又命兵部尚書任雅相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等前後討之皆無大功而還

乾封元年十一月命英國公李勣為遼東行軍大摠管率裨將郭待封等以征高麗總章元年十一月拔平壤

册府元龜卷一百三十五